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天中記卷二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王天祿

謄錄監生臣葉世倬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中記卷二十六

明 陳耀文 撰

言語

言語直言曰言論難曰語

說文

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語

叙也叙己所欲說也

釋名

心聲捺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所發者矣如言故言心

聲也

揚問神

四術言有四術言敬以莊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并氣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

賈誼

新書

善言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

荀榮辱

故

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

人之言樂於鐘鼓琴瑟

非相

身之文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
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

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

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

僖二
十四

慎辭鄭伐陳入之使子產獻捷于晉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周之制也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

小何以至焉晉人曰其辭順

家語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

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

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襄二
十五

釋辭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
好而歸之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
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懌矣
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三十
一

利溥景公繫于刑晏子言踊貴履賤景公為是省于刑

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三昭

一言而善昔叔向適鄭駿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

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飲酒聞之曰必駿明

也下執其手以上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

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

昭二
十八

九言鄭子太叔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

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教

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定四

送言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

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

今本無此三句

辭去而老子送之曰

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
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
人之非也博辨宏達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
子者無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

史記

家語無以有己

為人子者無以惡己為人臣者

衣韋林既衣韋而朝齊景公景公曰君子之服也小人

之服也林既作色曰夫服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荆為長
劍危冠令尹子西出馬齊短衣而遂僕之冠管仲隰朋
出馬越文身鬻髮范蠡大夫種出馬西戎左衽而椎結
由余亦出馬即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
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為變乎景公曰子真

為勇悍矣

說苑

正言趙良見商君商君請得交於良良曰僕請終日正
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

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

將事子

史記

下說窟中蘇秦初與張儀俱習從橫之術于鬼谷先生
十一年皆通六藝百家之言鬼谷先生弟子五百餘人
為作土窟窖深二丈先生曰有能獨下說窟中令我泣
出者則能分人主之地矣久之蘇秦下說窟中鬼谷先
生泣下沾襟張儀繼下說窟中鬼谷先生泣亦沾襟曰

蘇秦辭說與張儀一體也

上見御覽
論衡同

立談奪地卽鄆之北有蘇大侯者蘇秦往說之大侯送
以黃金百鎰其家丞諫曰君侯之與客無故舊而送之
百金其說可得聞耶蘇大侯曰客天下辨士也立談之
間再奪吾地而復歸之吾地雖小豈直百金耶

典畧

戒子東方朔將仙戒其子曰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庸優
哉游哉與道相從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
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

本集

聽者疎然樓護字君卿為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

聽之者竦然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
之筆札樓君卿之脣舌言其見信用也

漢書

如流郭宏為上計吏朝廷問宏潁川風俗所尚土地所
出及先賢將相儒林文學之士宏援經以對陳事荅問

出言如浮引議如流

後漢

郡名非實明帝問張重曰日南郡人應向北看日重曰
臣聞鴈門郡不見壘鴈為門金城郡不見積金為城雲
中郡不見中天而居東海郡不見宮室在於水中臣雖

居日南未嘗向北看日

東觀記交川名士傳

互見日部

如雲浚儀符融幅巾奮袂談詞如雲李膺每捧手歎息

上如雲者奔踊而出也

注

噓枯孔公緒

仙

清談高論噓枯吹生

後鄭太傳

辨出問表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鄭玄大會賓客玄辨

對咸出問表時汝南應劭亦歸于紹因自贊曰故太山

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

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

玄傳

荅問袁次陽妻者扶風馬季長之女也下車禮畢隗問曰為婦之道貞順而已何輜軒僮婢數十黼黻玄黃珠璣之飾耶夫人荅曰女有三從之義在家係於父母情愛無已欲其豐麗故不敢逆命今君欲擬鮑子都之風不受婦家之送此乃清高異行也妾亦欲察君志悉還所有以成君之高不亦可乎隗又問曰弟先兄舉猶以為鄙高士不為也賢姊未嫁而新婦先行有何汲汲乎荅曰家姊有宋伯姬之風梁高之行節操繫於青雲貞

介皦於白日家君效堯之配舜孔子妻公冶長之義世
乏此賢故躊躇妾固陋不才遭人則可隗嘿然悵恨外
聽者曰使君努力如何為婦所困

列女傳

隗又問曰南郡

君學窮道與文為辭宗而所任之職輒以貨財為損何
邪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
之愬家君獲此固其宜耳

後列女

蜀俗張喬為雍閩縛送于吳鄧芝使吳孔明令芝言次
可從權請喬喬臨發權乃引見問喬曰蜀卓氏寡女亡

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乎喬對曰愚以為卓氏之寡女猶賢于買臣之妻權又問喬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以報我喬對曰喬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僥倖得全首領五十八以前父母之年也自此以後大王之賜也權意笑歡悅有器喬之色喬出閤深悔不能陽愚即便就船權果追之不及

蜀志

受兵鄧芝自江州還來朝謂宗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

卿甫受兵何也預荅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為不受耶時預為屯騎尉芝為車騎將軍

不效書生吳趙咨字伯度使魏魏主丕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有餘閒博覽經傳歷史籍采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丕曰吳可征不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丕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不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

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吳志

衛故主吳平後晉侍中庾峻等問皓侍中李仁曰聞吳主披人面別人足有諸乎仁曰以告者過也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蓋此事也若信有之亦不足為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之制未為酷虐皓為一國之主兼殺生之柄罪人陷法加之以懲何足多罪夫受堯誅者不能無怨受桀賞者不能無慕此人情也又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橫睛逆視皆鑿其眼有諸乎仁

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曲禮曰視天子由衿以下視諸侯由頤以下視大夫由衡視士由平面得游目五步之內視士於衡則傲下於帶則憂旁則邪以禮視瞻高下不可不慎況人君乎哉視人君相迂是乃禮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罪犯罪則陷不

測矣正使有之將有何失

吳志注

竒人陸遜聞車浚令名請與相見謂曰早欽風彩何乃龍蟠鳳峙不肯降顧邪荅曰誠知公侯敦公旦之博納

同尼父之善誘然蜥蜴不能假重雲以升舉鸚雀不能
從激風以飛揚是以無因爾時坐上賓客多是吳人皆
相顧謂曰武陵蠻夷郡乃有此奇人也浚曰吳泰伯端
委之化以改被髮文身之俗今乃上挺聖主下生賢佐
亦何常之有遜歎曰國其昌也乃有斯人

劉氏
小說

問識嵇中散語趙景貞瞳子白黑分明卿有白起之風
恨量小狹趙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
氣何必在大但問識何如耳

世說

得一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說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說羣

臣歎服

異才蔡洪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雋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荅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

闕

之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

於西羌聖賢所出

闕

伐紂遷頑民於洛

邑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

世說

戲樂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問于夷甫曰今日戲

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

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

上竹

林七賢論及語

林作王濟云

九牛毛或謂華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
理乎譚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

之利此之相去何異九牛一毛也聞者稱善

晉書

言談林藪裴頠字逸民弘雅有遠識周弼見而歎曰頠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樂廣嘗與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荅時人謂頠為言談之林藪

上

崔陳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荅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恒

王振衛价少有名理善易老自抱羸疾初不于外擅相

酌對時友歎曰衛君不言言必入真琅琊王平子澄高氣不羣邁世獨傲每聞玠之語議至于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輒絕倒於坐前後三聞為之三倒時人遂曰衛君

談道平子三倒

价別傳

王敦為大將軍鎮豫章玠避亂從

洛投敦至武昌見敦敦與之談論彌日信宿敦顧謂僚屬謝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今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悟未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上

此云阿平即前所云平子也晉書云何平叔若在當
復絕倒 按何幼王弼傳云弼字輔嗣何晏為吏部
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
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議用弼
丁謚沮之以弼補臺郎與曹爽論道移時無所他及
爽以此嗤之並無絕倒字晉書云云豈阿何字誤耶
通志畧因之似亦欠審

佳言如屑胡毋輔之字彥國少擅高名王澄嘗與人書

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為後進領袖也

晉書

冷若琴瑟裴遐字叔道綽子也善言玄理音辭清暢冷然若琴瑟嘗與河南郭象談論一坐數服

上

天下為家元帝始過江謂顧驃騎曰寄人國土心常懷慚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是以耿毫無定處九鼎遷洛邑願陛下勿以遷都為念

三十萬石擊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叅軍復出

作內史年始二十九嘗別王敦敦謂瞻曰卿年未三十已為萬石亦太蚤瞻曰方於將軍少為太蚤比之甘羅

已為太老

世說

故物庾穉恭為荊州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故物侍中劉劭曰栢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絃繁奏鍾夔先聽其音穉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後聞之曰此人宜在

帝左右

上

更讓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前

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爨為王前驅簡文曰
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授縣李弘度常歎不被遇殷揚州知其家貧問君能屈
志百里不李荅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窮猿奔林豈暇
擇木遂授剡縣

德音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車武
子難苦問謝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
二謝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

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

北方物張天錫為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為符堅所擒
用為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為孝武所殺每入言論
無不竟日頗有嫉心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
桑椹甘香鴟鴞革響淳酪養性人無嫉心

知見有餘王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江諸人
經緯江左軌轍有何偉異後來之彥復何如中原張曰
研求幽邃自王何以還因時脩制荀樂之風王曰卿知

見有餘何故為符堅所制荅曰陽消陰息故天步屯蹇
否剝成象豈足多譏

如流張天錫世雄涼州以力弱詣京師雖遠方殊類亦
邈人之傑也王彌有偽才美譽當時聞而造焉既至天
錫見其風神清冷言語如流陳說古今無不貫悉又諳
人物氏族中來皆有證據天錫訝服

要捷袁宏字彥伯陳郡人臨汝令勗之子也謝安賞宏
機捷辨速自吏郎出為東陽郡乃祖之治亭時賢皆集

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扇而贈之宏應

聲荅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嘆宏要捷

晉陽秋

劭令王濛能清言談道貴理中簡而有會商畧古賢顯

默之際辭旨劭令往往有高致謝公云長史語甚不多

可謂有令音

濛別傳

珠玉謝公云劉尹語審細世說孫綽為悞誅叙云神猶

淵鏡言必珠玉

好語疏取晉孝武帝好與虞嘯父飲酒醉拜不能起嘯

父荅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
美之勅疏取語於是為風俗人相嘲啁輒云好語疏取

林語

己老謝晦為荊州將之鎮詣從叔澹別晦色自矜澹問
晦年荅曰三十五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九為北府
都督卿比之己為老矣晦色甚愧

日始可中文帝嘆重竺道生後設會親同衆御于地筵
下食良久衆咸疑日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曰白日麗天

天言始中何得非中衆咸歎其樞機得中

高僧傳

農器遺後宋武帝微時嘗躬耕丹徒及受命藏農器於宅以遺後元嘉中文帝幸舊宅見而色慚近侍進曰大舜耕于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觀列聖之遺物何以知稼穡之艱難先帝之至德乎

銜命明僧暲宋大明中再使魏于時新誅司空劉誕孝武問曰若問廣陵之事何以荅之對曰周之管蔡漢之淮南帝大悅及至魏魏主問曰卿銜此命當緣上國無

相踰者耶荅曰聰明特達舉袂成帷比屋之岷又無下僕晏子所謂看國善惡故再辱此庭

賜劍孝武嘗賜謝莊寶劍劍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後爽

叛帝因宴問劍所在荅曰昔以與魯爽竊為陛下杜郵

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為知言

北史
十

城內婚姻沈攸之攻郢城夜嘗風浪米船沈沒倉曹叅軍崔靈鳳女先適柳世隆子攸之正色謂曰當今軍糧要急而君不在此意猶與城內婚姻耶靈鳳荅曰樂廣

有言下官豈以五男易一女攸之懽然意解

南齊書

名遺子孫裴昭明歷郡皆清勤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

聚畜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

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事產業

南史

柳世隆性清廉

唯盛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柳

荅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

也不如一經

上

徐勉雖居顯位不營產業門人故舊或

從容致言勉乃荅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以清白子

孫才也則且致輜輶如其不才終為他有書

不老劉懷珍為豫章王子尚車騎叅軍母憂去職服闋

見江夏王義恭義恭曰別子多年那得不老對曰公恩

未報何敢便老義恭善其對

南齊書

吞刀飲灰齊高帝有故吏東筦竺景秀嘗以過係作部

帝謂伯玉曰卿比看景秀不答曰數往候之往加責誚

云若許某自新必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答即釋

之卒為忠信士

南史

何謚齊武帝嘗與朝臣商畧酒後謂羣臣曰我後當得
何謚羣臣莫有荅者王儉因目庾杲之從容曰陛下壽
等南山方與日月齊明千載之後豈是臣子輕所預量
時人雅歎其辨荅杲之常兼主客郎對魏使使問杲之
曰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荅曰朝廷既欲掃蕩京
洛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魏使縮鼻而不荅上
沐浴唐風齊王儉為吏部尚書時客有姓譚者詣儉求
官儉曰齊桓滅譚那得有汝荅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

儉賞其善據卒得職焉帝嘗幸樂遊苑宴羣臣奏樂帝
曰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對曰沐浴唐風事兼比屋亦

既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

談數
南史

發口成句周顥音辭辨麗出言不窮宮商朱紫發口成
句賓友晤語辭韻如流與張融相遇輒以玄言相滯彌
日不解清貧寡欲終日常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衛
將軍王儉謂顥曰卿山中何所食顥曰赤米白鹽綠菜
紫蔓文惠太子問顥菜食何味顥曰春初早韭秋末晚

菘上

人生如花齊竟陵王子良多招賓客范縝與馬子良精
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
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
墮于茵席之上自有敗籬牆落于糞溷之中墮茵席者
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

在何處

梁書

為仁由己阮孝緒嘗與吳郡范元琰同徵不起陳郡袁

峻語之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懷
栖遁耶居士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
黃綺無間山林為仁由己何關人世

不妄有名梁武伐齊袁昂不屈後梁以為民部尚書帝
謂曰齊明帝用卿為黑頭尚書我用卿為白頭尚書良
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於茲矣四十以前臣之自
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為晚達帝曰士固

不妄有名

梁書

玉環梁武帝起兵柳惔舉漢中應之武帝之鎮襄陽惔
祖道帝解茅贈土玉環贈之天監二年元會帝謂曰卿
所佩玉環是新亭所贈耶對曰既而瑞感神衷臣謹服
之無數帝因勸之酒帝又嘗謂曰徐元瑜違命嶺南周
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朕已放其諸子如何惔曰罰不
及嗣賞延于世今便見之聖朝時以為知言上

虎入郭梁武帝初有虎入郭上意不悅以問羣臣羣臣
莫對尚書令王瑩在御筵乃斂板荅曰昔擊石拊石百

獸率舞陛下膺錄御圖虎象來格帝大悅衆咸服焉

靜壇梁侍中周捨立壇于鍾山下武帝問其壇如何對

曰風不鳴條雲無膚寸鹿巾黃帔甚多白簡朱衣罕至

因名靜壇

金陵志

公庭私禮甄深魏遣李道固來使齊帝譙之深于御筵
舉酒勸道固道固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深徐
荅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座者皆服道固乃受

酒梁
書

丙蕭何敬容在選日嘗有一客詣之此人姓吉敬容問之曰卿與丙吉遠近荅曰如明公之於蕭何

朱雀門災大同三年正月朱雀門災高祖謂羣臣曰此門制卑狹我始欲構遂遭天火並相顧未有荅何敬容獨曰此所謂陛下先天而天弗違時以為名對

梁書

符命魏使李諧聘梁至石頭武帝遣其主客郎范胥當接胥曰金陵王氣兆于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君臨萬邦故宜在此諧荅曰帝王符命豈得與中國比隆紫

蓋黃旗終于入洛無乃自害也有口之說乃是俳諧亦何足道

多士如林梁武親問李諧曰魏朝人士德行四科之徒凡有幾人諧對曰多士如林無以備啓武帝曰武王有亂臣十人魏雖人物之盛豈得頓如卿言諧曰愚謂周稱十人本舉佐命至於濟濟多士實是文王之詩皇朝廊廟之才足與周人有競

魏書李平傳

僧董狐魏李騫崔劭至同泰寺主客王克舍人賀季及

三僧迎之引接至浮屠中傍有執板筆者僧謂寫曰此是尸頭專記人罪寫曰便是僧之董狐復入一堂佛前有銅鉢中然燈幼曰可謂日月出矣燭火不息

西陽

名對梁武帝嘗從容謂蕭子顯云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贊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邱聖製符同復在今日時以為名對

梁書

四聲沙門重公嘗謁梁高祖問曰聞在外有四聲何者為是重公應聲荅曰天保寺剎既出逢劉綽說以為能

綽曰何如道天子萬福

談數

引論易老程駿字驎駒師事劉昞性機敏好學後為著作郎獻文屢引與論易老之義又問其年對曰臣六十有一帝曰昔太公既老而遇文王卿今遇朕豈非早乎駿曰臣雖才謝呂望而陛下尊過西伯覲天假餘年竭

六韜之效

元魏書

出軍婦人徐君倩字懷簡辯於辭令湘東王常出軍有人將婦人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

武遂欲驅戰婦人君蒞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

愛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

南史
五

日暉粉壁釋寶海還蜀梁武陵王紀作鎮井絡敬愛無
已每就宿至旦王將盥手日影初出王曰日暉粉壁狀
似城中風動刮鈴方知寺裏其晨車蓋迎王馬復嘶鳴
海曰遙看蓋動喜遇陣思忽聽馬鳴慶逢龍樹相與歡

笑而出

高僧
傳

贈刀梁孝元屢遣使于蜀召劉璠威靈王紀知不為己

用乃厚贈而遣之臨別紀又解其佩刀贈璠曰想見物

思人對曰敢不奉揚威靈克翦奸宄

北史

簡要魏愷辭長史積年沈廢後遇楊愔於路微自披陳
楊荅曰發詔授官咸由聖旨非選曹所悉公不勞見訴
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嶽公豈得言不
知楊欣然曰此言極為簡要更不須多語數日除霍州

刺史

北齊書

假毛羽陳宣帝嘗披瑣事指蕭引署名曰此字勢翻翻

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毛羽耳帝又謂引曰我每有所念見卿輒意解何也引曰此陛下不遷怒

臣何與此恩

陳書

兄替李孝貞字元操好學善屬文仕齊與弟孝基同見吏部郎中陸昂昂戲之曰弟名孝基兄其替矣孝貞對曰僕雖不肖請附子臧昂握手曰士固不妄有名吾賢必當遠至孝貞後遷蒙州刺史吏民安之自此不復留意於文筆人問其故慨然嘆曰五十之年倏焉而過鬢

垂素髮筋力已衰宦意文情一時盡矣悲夫

隋書

龍因雲出隋太子勇男儼雲定興女生也初誕帝曰此乃皇太孫何乃生不得地靈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

出時人以為敏對

北史

金剛弩目隋吏部侍郎薛道衡嘗遊鍾山開善寺謂小僧曰金剛何為弩目菩薩何為低眉僧荅曰金剛弩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道衡憮然不

能對

辛舊太公辛郁舊名太公弱冠遭太宗於行所問何人
曰辛太公太宗曰何如舊太公郁曰舊太公八十始遇
文王臣今適年十八已遇陛下過之遠矣太宗命直史

館

御史
臺記

回天太宗欲脩洛陽宮張玄素上書諫上歎曰吾思之
不熟乃至於此魏徵聞之嘆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

可謂仁人之言哉

本傳

切理馬周有機辯中書侍郎岑文本常稱馬君論事援

引事類揚推古今舉要刪繁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

聽之靡靡令人忘倦

本傳

口伐可汗鄭元璠尚文藝突厥攻太原元璠持節往勞

敵以不信咎中國元璠隨語折責無所屈因謂頡利曰

今掠財資劫人口皆入所部豈若仆旗接好則金玉重

幣一歸可汗口伐可汗如約朕何惜金石賜公哉

孔帖

一言賢十萬衆馬盜或告盜叛太宗詔蘭謨發江淮甲

卒將討之魏徵諫曰王者兵不宜為蠻夷動勝之不武

不勝為辱盜反未狀當懷之以德盜懼必自來帝乃遣散騎常侍韋叔詣喻盜盜遣智戴入侍帝曰微一言賢於十萬衆上

姑姪則天以武承嗣為左相李昭德奏曰不知陛下委承嗣重權何也則天曰我子姪委以心腹耳昭德曰君以姑姪之親何如父子何如母子則天曰不如也昭德曰父子母子尚有逼奪何諸姑之能容使其便可乘御寶位其遽安乎且陛下為天子陛下之姑受何福慶而

委重權於姪手事之去矣則天矍然曰我未思也即日

罷承嗣政事

大唐新語

自託蕭至忠素有雅望自託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為刑

部尚書嘗自公主第門出過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傳

耶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然不能自返也

唐書

下坂走丸張九齡善談論每與賓客議論經日滔滔不

竭如下坂走丸也時人服其辨

天寶遺事

梨花李白天才俊逸每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葩麗

聚於齒牙之下時人號曰李白梨花之論上

廉無厚畜洛陽人盧坦字保衡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名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畜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

人黃裳驚其言自是遇加厚

唐書

皇王道盡劉迅字捷卿陳郡殷寅名知人見迅歎曰今黃叔度也劉晏每聞其論曰皇王之道盡矣上

折文臣訓注之禍宦者氣盛凌轢南司延英議事中貴必引訓注以折文臣李石曰京師之亂始自訓注訓注之起始自何人仇士良等不能對其勢稍抑

續世說

一片文章李建勳字致堯博覽羣籍頗善理論宋齊邱當國深忌同列少所推遜然獨稱建勳曰李相清談不必潤色自是一片文章矣

南唐近事

直道嫉惡楊文公危言直道獨立一世嫉惡如讎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意欲扳入其黨中因間語公曰君子

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公正色疾聲荅曰小人不恥不仁
不畏不義幸臣大沮心切銜之竟以事中公逐之

寓簡

黃龍府宋焦守節真宗時奉使契丹館伴丁求說指遠
山謂曰此黃龍府也守節應聲曰不知燕然山去此幾

許求說慙服

宋史

項贇蔣之奇字穎叔既貴項上大贇每忌人視之為六
路大漕至金山寺僧了元與蔣相善一日見蔣即手捫
其贇蔣心惡之了元徐曰冲卿在前穎叔在後蔣大喜

了元佛印也

慈聖后嘗夢神人語云太平宰相項安節神宗密求
諸朝臣無有此人久之吳冲卿為上相瘰癧生頸間
一日立朝項上腫如拳后見之告上曰此真項安節

也

朱或
可談

稱書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獨夫
焞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言也獨夫受洪惟
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草芥臣可遽視君如寇讎

乎塼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仇
高宗大喜

融結孝宗曾謂王過曰李融字若川謂何過對曰天地
之氣融而為川結而為山李融之字若川如元結之字

次山也上大喜

坦齋
筆衛

非急一聲而非駟馬不能追一言而急駟馬不能及故

惡言不出苛聲不入耳此謂君子也

登析
子

多言何益子禽問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蟇蛙虫日夜

鳴舌乾擗然而不聽今鶴雞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

何益唯其言之時也

墨子

正倚明君治國三寸之機運而天下定方寸之謀正而

天下治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

申子

鳩尾厲角鬼谷先生曰蘇秦張儀一體也然其鳩尾厲

角含吐縱橫張儀不如蘇秦是能分人主之地也

入前

義烈

重義賢者之於義曰貴乎義乎曰義是故堯以天下與

舜曰富乎義乎曰義是故子罕以不受玉為賢曰生乎
義乎曰義故務光投水而殪三者人之所重而不足以

易義

子尹

高義佛肸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
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之至田基卑曰義死不避斧

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
烹寨衣將就鼎佛肸脫屣而生之趙氏聞其叛也攻而
取之聞田基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基曰不可也一人

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為也賞一人以慚萬夫義者不取也我受賞使中年之士懷恥不義辭賞從處曰以行

臨人不道吾去矣遂之楚

新序

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說苑

知命白公勝將弑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劍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子不與我必殺子廬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吾聞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為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之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劫乎子胡不

推之白公勝乃內其劍

新序

辭王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閻以為王王子閻不肯劫之以刃王子閻曰王孫輔相楚國匡正王室而後自庇馬閻之願也今子假威以暴王室殺伐以亂國家吾雖死不子從也白公勝曰楚國之重天下無有天以與子子何不受也王子閻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也以明其德也不為諸侯者非惡其位也以絜其行也今吾見國滅而忘主不仁也劫白刃而失義不勇

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為也白公強之不可
遂殺之葉公高率衆誅白公而反惠王於國上

成義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為難乃告子蘭
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
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適子於
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說
持釜置車俗說齊人有空車行魯人有負釜者便持釜
置車中行三百里臨別取釜不相問亦不謝後車家繫

獄當死釜王徑往篡之穿壁未達曰極哉車者怒不肯
出釜王慙欲俱死明日主者以事白齊君齊君義而原

之

風俗
通

理畢就烹樂布梁人也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
後布為人畧賣為奴于燕為其王家報仇燕王臧荼舉
以為都尉荼為燕王布為將燕反漢擊燕虜布越聞之
贖布為梁大夫使於齊未反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
族梟首洛陽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立

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令趣烹之布理越畢請

就烹上釋之拜為都尉

漢傳

金尉陳翼字春卿廬江舒人也行到藍鄉見道邊有一馬傍有一病人呼曰我是長安魏公卿聞廬江樂土來遊今病不能復前倘可相救翼扶歸眷視積日病困曰有金十餅素二十匹死則賣以殯斂餘謝主人既死翼賣素買棺衣衾殯葬以金置棺下騎馬出入後其兄長公見翼乘馬告吏捕翼翼具言之棺下得金長公叩頭

以金十餅投其門中翼送長安還之翼後為魯陽尉號

魯陽金尉

廬江七賢傳
范晏陰德傳

直亮不容平陵云敞在吳章門下往往好斥人過以為
輕薄世人皆以為然章後為王莽所殺人無敢有收葬
者弟子皆更易姓名以從他師敞時為司徒掾獨稱吳
章弟子收葬其屍方知直亮者不見容於冗輩中矣平
陵人生為立碑於吳章墓側在龍首山南幕嶺上
漢書云敞字幼孺

西京
雜記

志膽廉范受業博士薛漢會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
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
曰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
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慙以為漢等
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
卿廉頗後耶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屬乎范對曰褒
臣之曾祖母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賞之由

是顯名

後漢

還孫遺產闕敞字子張平輿人仕郡為五官掾時太守
第五常被徵臨發倉卒有俸錢百三十萬留付敞敞埋
著堂上遂遭世倉卒道路斷絕敞年老飢羸其妻曰第
五府君所寄錢可取自給然後償之敞曰吾窮老何明
當有用故君之財邪道通當送飢寒何損常舉門遭疫
妻子皆死常病臨困惟有孤孫年九歲常謂之曰吾寄
故五官掾平輿闕敞錢三十萬氣遂絕後孫年長大步
擔至汝南問敞敞見之悲喜與共臨發穿錢百三十萬

孤孫曰亡祖臨終言有三十萬耳今乃百三十萬不敢當也敬曰府君病困氣索言謬誤耳即無疑也

汝南先賢傳

脚攣楊彪字文先建安時見漢祚將終遂稱脚攣不復行積十年及曹丕受禪欲以彪為太尉先遣吏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

後漢

撫哭脂習字元升京兆人也中平中仕郡公府辟舉高第與少府孔融親善曹操為司空威德日盛而融故以

舊意書疏倨傲習常責融欲令改節融不從會融被誅
當時許中百官先與融親善者莫敢收恤而習獨往撫
而哭之文舉卿捨我死我當復與誰語者哀歎無已太
祖聞之收習欲理之尋以其事直見原黃初詔欲用之
以其年老然嘉其敦舊有樂布之節賜拜中散大夫
義士曹操引軍攻袁譚於南皮王脩時運糧在樂安聞
譚急將所領兵及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
死下馬號哭曰無君馬歸遂詣操乞收葬譚屍操欲觀

脩急默然不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操嘉其義聽之

三國志

曹公既誅袁譚梟

其首令曰敢哭之者戮及妻子於是王叔治田子泰相謂曰生受辟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亡義何以立世遂造其首而哭之哀動三軍軍正白行其戮操曰義士

也赦之

傳子

感義司馬昭弒魏主髦收王經誅之故吏向雄哭之哀動一市鍾會誅雄復收葬之昭聞召而責之曰往者王

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鍾會躬為叛逆而又
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王誅既加於法已
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
時殿下讎懟枯骨捐之中野百歲之後為臧獲所笑豈
仁賢所掩哉昭悅與宴談而遣之

漢晉
春秋

表葬諸葛恪亡後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曰昔項籍受殯
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此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樂
布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

得不誅實為幸耳

吳志

篤義紀瞻字士遠歷陽太守沛國武蝦臨亡以家後不立遂手書寄託瞻悉迎接為居宅衣食取足有若骨肉少與陸機兄弟親善機一門被誅瞻復相營恤機女為嫁之由是稱其篤義

晉中興書

代姪江都王延年年十五喪二親奉叔父孝聞子良孫及弟從子為噉人賊所掠延年追而請之賊以良孫歸延年延年拜請曰我以少孤為叔父所養此叔父之孤

孫也願以子易之賊曰君義士也免之

崔鴻
十六

愚狷石勒謂右長史張賓曰鄴魏之僭都吾將營建誰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趙彭忠亮篤敏將軍若任之以鄴必能允副神規勒於是徵拜魏郡太守彭至泣而辭曰臣往曾策名晉室食其祿矣且受人榮寵復事二姓者臣志所不為且豈愚臣之狷志恐亦明公之許有死而已未敢聞命若賜其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則明公大造也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秩

後趙
錄

不屈龔穎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為勸學
從事璩為譙縱所殺故佐吏並逃亡穎號哭奔赴殯送
以禮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
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聞舉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
道福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則穎姑跣出救之故得免縱
既借號備禮徵又不至乃收穎付獄脅以兵刃執志彌
堅終無回改至於蜀平遂不屈節元嘉二十四年刺史
陸徵上表曰若王燭之抗辭燕軍同周苛之肆詈楚王

方之於顏茂以加馬誠當今之忠壯振古之遺烈

宋書

小過徐廣字野人初桓玄篡位安帝出宮廣陪列悲慟
哀動左右及武帝受禪恭帝遜位廣又哀感涕泗交流
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收淚荅曰身與君不
同君為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不同時
乃更歎欵因辭衰老乞歸桑梓性好讀書老猶不倦

代弟孫棘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
至棘自詣郡辭引己為家長令弟不行罪當在己乞以

身代薩薩又辭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
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色並悅甘心赴死馬棘妻許氏
又寄語囑夫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大家臨亡以
小郎囑君今竟未婚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子死復何
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

宋書

不僵陸超之吳人以清靜雅為晉安王子懋所知子懋
起兵既敗于琳之勸其逃亡荅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
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玄邈等

以其義欲囚將還都而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生姓
周者謂殺超之當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
身不僵立邈嘉其節厚為殯斂周又助舉棺未出戶棺
墜政壓其頭折即死聞之者莫不以為有天道焉

南史

高節明帝疾不豫南康王琳於第賜死獨江泌守尸晝
夜號泣悲動路人于時諸王並見誅翦故僂無敢瞻看
唯泌及衡陽王子浚侍讀嚴植各為營理喪事時人高
其節泌字士清濟陽人也

吳均齊春秋

族人兗州中從事泌

黃門郎念子也與泌同名世謂泌為孝泌以別之

南史

樂王魏神龜末清河王元懌領太尉辟陽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元入秉政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吏寮莫不慮禍隱避不出素為懌所厚者彌不自安固以常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痛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嘆曰雖樂布王脩無以尚也君子哉若人

本傳

書求葬首梁王琳舉義為陳將吳明徹所殺傳首建康懸之於市琳故吏朱瑒致書陳僕射徐陵求琳首曰竊

以典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
忠臣梁故建寧公琳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徒蘊包胥之
念終邁萇弘之肯至使身沒九泉頭行千里身首異處
封樹靡卜塲早造末僚預叅下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
公之知遇是用霑巾雨袂痛可識之顏回腸疾首切猶
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
之葬塲雖窮賤竊亦有心琳經莅壽陽曾游江右願歸
彼境還脩窀穸庶孤墳既築或飛銜土之鶯豐碑式樹

時留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綰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
遂所陳昔廉公造逝即泥川而建瑩域叔孫云亡仍芍
陂而植楸楨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唯傳
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昧死陳祈伏待刑
憲陵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琳求首並為啓陳主而

許之

南史

散米徐陵字孝穆性清簡無所營樹祿俸與親族共之
大建中食建昌邑邑戶送米至于水次陵親戚有貧匱

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絕府僚怪而問其
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

陳書

忠貞司馬嵩字文昇承聖中除太子庶子江陵陷隨例
入關而梁室屠戮太子瘞殞失所嵩以宮室乃抗表周
朝求還江陵改葬辭甚酸切周朝優詔荅曰昔主父從
戮孔車有長者之風彭越就誅樂布得陪臣之禮庶子
鄉國已改猶懷送往之情始驗忠貞方知臣道即勅荆

荊州以禮安厝

上

至行王元規字正範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嘗離左右
梁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唯有一小船倉卒
引其母妹并孤姪入船元規自執檝棹而去留其男女
三人闕於樹杪及水退獲全時人皆稱其至行_上

不遜榮建緒性甚亮直時高祖有舊及為丞相拜息州
刺史將之官時高祖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躄
踏當共取富貴耳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曰
明公此旨非僕所聞高祖不悅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

上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

隋書

祖孫仗義李綱字文紀周齊王憲引為叅軍宣帝將害憲召僚屬證成其罪綱誓之以死終無撓詞及憲遇害露車載屍而出故吏皆散惟綱撫棺痛哭躬自理瘞哭拜而去

舊唐

憲女孀居子立綱自以齊王故吏瞻恤甚厚

及綱卒其女被髮號哭如喪所生焉

上

綱孫安仁永徽

中為太子左庶子屬太子被廢歸于陳邨官寮皆逃散

無敢辭送者安仁獨涕泣拜辭而去朝野義之 上

篤義王義方泗州漣水人少孤貧事母甚謹博通五經而寒傲獨行初舉明經因詣京師中路逢徒步者自云父為潁上令聞病篤倍道將往馬徒不前計無所出義方解所乘馬與之不告姓名而去後為太子校書無何坐與刑部尚書張亮交通貶為儋州吉安丞貞觀二十三年改授洹水丞時張亮兄子皎配流在儋州來依義方而卒臨終託以妻子及致屍還鄉義方與皎妻自誓

於海神使奴負柩令敝妻抱其赤子乘義方之馬身獨
步從而還先之原武葬皎告祭張亮送皎妻子歸其家
而往洹水上

濟大事郭元振年十六入太學薛稷趙彥昭為友時有
家信至寄錢四十萬以為舉糧忽有縲服者扣門云五
代未葬各在一方今欲同時遷窆乏於資財聞公家信
至頗能相濟否公即命以車一時載去畧無留者亦不
問姓氏深為薛趙所誚元振怡然曰濟彼大事亦何誚

馬其年糧絕竟不成舉

撫言

密行李約為兵部員外沂公之子也識度清曠迥出塵表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篤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遺一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約數萬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約自以夜光舍之人莫知也後死胡有親屬來理資財約

請官司發掘檢之夜光果在其密行皆此類也

尚書
故實

語林沂公勉崔樞事並同

犯難徐晦進士擢第登直言極諫授櫟陽尉皆自楊憑
所薦及憑得罪貶臨賀尉交親無敢視送者獨晦送至
藍田與憑言別故相權德輿與憑交分最深知晦之行
因謂晦曰今日送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晦曰晦
自布衣受楊公之眷方茲流播爭忍無言而別如他日
相公為奸邪所譖失意於外安得與相公輕別德輿嘉
其真懇大稱之於朝不數日御史中丞李夷簡請為監
察晦白夷簡曰生平不識公門公何取信而見獎拔夷

簡曰聞君送楊臨賀不顧犯難肯負國乎由是知名

唐舊

報德無私柳仲郢字諭蒙為牛僧孺辟客李德裕知其
無私奏為京兆尹仲郢謝曰自言曰不期太尉思獎及
此仰報感德敢不如竒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為嫌仲郢
常感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鐵時
取德裕兄子從質為推官知蘇州院事令以祿利贍南
宅令狐綯為宰相頗不悅仲郢與綯書曰任安不去常
自愧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既

久其家已空遂絕蒸嘗誠增痛惻絢深感歎與從質

員官

續世說

燕趙美談呂充為滄州節度判官劉守光攻陷滄洲充被擒族誅子琦年十五將就戮有趙王者幽薊義士也久游充門見琦臨危給謂監刑者曰此子某之同氣也幸無濫焉乃引之俱去琦病足玉負之而行逾數百里變姓名乞食於路乃免於禍琦常以玉免己於難欲厚報之玉遇疾琦親為扶持供其醫藥玉卒代其家營葬

事玉之子曰文度既孤而幼琦誨之甚篤及其成人登進士第尋升宦路琦之力也時議者以非王之義不能存呂氏之嗣非琦之仁不能撫趙氏之孤唯仁義二公得之燕趙之士流為美談

上

徒步遠送盧多遜門下士有種英蘇冠者平生最器重之被罪之後賓客雲散二人徒步送抵天涯而還英後易名放即明逸冠易名易簡魁天下為叅知政事

范陽家誌

焚券還宅建中靖國中坡公自儋北歸卜居陽羨士人

邵民瞻從學於坡為坡買一宅為婚五百坡傾囊僅能
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
人哭聲極哀坡徒倚聽之與邵推扉而入問嫗何為哀
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吾子不肖舉以售人
吾今日遷徙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吾所以泣也坡亦
為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坡所得者也因再三慰撫
謂曰嫗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嫗即命取屋券對嫗焚
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

毗陵不復買宅借顧塘橋孫氏居暫住焉是歲七月坡

竟歿于借居

白雪
偶談

方正

縮屋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嫠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
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於
平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為避嫌之不審矣若其
審者若魯人然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嫠婦亦獨處一
室夜暴風雨至嫠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

嫠婦自牖與之言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
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爾也婦
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建門之女國人不稱其
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
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
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為可謂智乎

毛詩
傳

不與席光武嘗問宋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
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

中帝每譙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
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
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
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將令相舉以法
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
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
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
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

漢後

不私祭遵從征河北為軍市令上舍中兒犯法遵格殺
之上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嗣諫曰明公欲衆整齊今遵
奉法不避是教命行也上乃賞之以為刺奸將軍謂諸
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令即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東觀

漢記

松父友馬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荅松
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

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
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

從漢

不能為郎世祖選丁邡為郎邡託疾不就詔問實病著
為郎乎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為令史耳世祖怒使
虎賁杖之數十詔問欲為郎否對曰能殺臣者陛下不
能為郎者臣也詔出不為郎

三輔
法錄

大人蘇純字桓公有高名性強切而特毀譽親友咸憚
之至乃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忌之三

輔號為大人

漢後

舞屬不報蔡邕徒朔方及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餞
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為報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
素貴驕慙於賓客詬邕曰徒何敢輕我邕拂衣而去智
銜之密告邕怨於囚放謗訕朝廷內寵惡之邕慮卒不
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

上

歌舞不盼盧植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
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

講積年未嘗轉盼融以是敬之 上

危坐有呂子義當世清賢士也有舊人往存省嫌其設酒食懷乾糲而往主人榮其降己乃盛為饌義出懷中乾糲求一杯冷水而食之為率更令有人就之宿非其度數之內子義燃燭危坐通曉目不轉睛膝不移處

陽泉

物理
論

不拜布之破也陳羣父子時亦在布之軍見曹操皆拜
袁渙獨高揖不為禮操甚嚴憚之

袁氏
世紀

嘔血高貴卿公之殺內外誼譁司馬昭名朝臣謀其故

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顛名之告以可不泰曰世之

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

垂涕而入昭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

于賈
晉紀泰

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昭曰可復下此否對曰但見其

上未見其下

世說

遂嘔血死

魏氏
春秋

作士人中書令王球以名公子遺務事外中書舍人王

弘為太祖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自

當判耳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廣弘如言往王舉扇撫曰
吾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太祖曰我便無如此何

移坐張數為正員中書郎時舍人秋當周赴並管要務
以張同省名家嘗欲詣之周曰彼恐不相容接不如勿
往秋言我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生數先設二
席去壁三四尺許二客就席張呼左右曰移我遠客周
等失色而退

宋書

拂衣中書舍人阮佃夫在會下請假東歸客勸王僧虔

以佃夫要倖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
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而去耳佃夫言於宋明帝因而

免官

南齊

雅步袁粲字景倩初名愍孫雅步以操行見知俊于儀範
廢帝僕之迫使走愍孫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
雞鳴不已素寡往來門無雜賓閒居高卧一無所接談

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

南史

乞作士夫紀僧真得幸於齊世祖容表有士風嘗請於

世祖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為兒婚
得荀昭光女即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
曰此由江敷謝淪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
敷登榻坐定敷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
退以告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_上

稜岸沈文季風采善于進止司徒褚淵彥回當時貴重
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為之屈武帝在東宮時宴朝臣
文季數舉酒勸彥回回甚不平語武帝曰沈文季謂淵

經為其部依然猶有故情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
豈如明府亡國失主不識粉榆上

升階長揖游雅云宗愛之任勢也威震四海嘗召百司
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拜畢高允獨升階長揖由此觀

之汲長孺可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魏書

不同凡俗裴粲字文亮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
一時一時朝士見者皆望塵拜謁粲候肇惟長揖而已
家人尤責之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上

拒境梁武帝起兵州郡望風皆降袁昂獨拒境帝手書
諭之曰竭力昏主未足為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忠孝
俱盡將欲何依昂荅曰一殮微施尚復投殞況食人之
祿而頹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

南史

不食憤卒齊御史中丞顏見遠梁武帝受禪見遠不食
發憤數日而卒武帝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豫天下

士大夫而顏見遠乃至於此

續世說

詠詩昭明與名士游玄圃後池番禺軌孰盛稱此中宜

奏女樂昭明不荅直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

水有清音軌慙而止

梁書

無私徐勉為吏部尚書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暉求詹
事五官勉正色荅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

人服其無私

上

不染尉聿字成興性耿介明帝時為武衛將軍是時領
軍元叉秉權百寮莫不致敬而聿獨長揖不拜尋出為
平西將軍東涼州刺史涼州緋色天下之最又送白綾

二千匹令韋染拒而不許

魏書

不為身計蕭引字升休為建康令時殿內朋主吳璉及
宦官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族子
密時為黃門郎諫引曰李蔡之勢在位皆畏憚之亦宜
少為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為李蔡改
行就令不平不過解職耳吳璉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

免官

陳書

陳汝風袁憲字德章君正子昂之孫也大同時生徒對

策多行賄賂門客岑文豪請具束脩君正曰我豈能用
錢為兒買第耶學司銜之尋舉高第以貴公子尚簡文
南沙公主陳武帝作相除司徒戶曹初謁遂抗禮長揖
中書令王勣謂憲曰卿何矯衆不拜錄公憲曰於理不
應致拜衛尉趙知禮曰袁生舉止詳中故有陳汝之風
大建三年遷御史中丞時豫章王叔英不奉法度逼取
人馬憲依事劾奏免叔英自是朝野嚴憚嘗陪宴承香
閣賓退後宣帝留憲與衛尉樊俊徒席山亭談宴終日

帝謂俊曰袁家故為有人後主欲廢太子知憲有規諫
之事荅曰袁德章實鯁骨臣即日詔為尚書僕射禎明
三年隋軍來伐隋將賀若弼進燒宮城北掖門兵衛皆
散走朝士各藏唯憲侍左右後主謂曰我從來待卿不
先餘人今日見卿可謂歲寒知松柏後凋也非惟由我
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及至長安隋文帝嘉其雅操
下詔以為江表稱首

南史

形讚陸德明受學於周弘正善言玄理王世充僭號封

其子為漢王署德明為師就其家將行束脩之禮德明
恥之因服巴豆散卧東壁下充之子入跪牀下德明佯
給之遺痢竟不與語遂移病成臯及入唐太宗引為文
學館學士使閻立本寫真形褚亮為之讚曰經術為貴

玄風可師勵學非遠通儒在茲

唐新語

真宰相韋安石為納言甚為張易之武三思等所忌嘗
於內殿賜宴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於前博戲安
石跪奏曰蜀商等賤類不合預登此筵因顧左右令逐

出之座者皆為失色則天以安石辭直深慰勉之時鳳閣侍郎陸元方在座退而告人曰此真宰相非吾等所及也

舊唐

高士圖張易之昌宗嘗命畫工圖寫武三思李嶠蘇味道等十八人形象號為高士圖每引朱敬則預其事固辭不就其高潔守正如此

上

飲危腹痛王毛仲有寵於玄宗百官附之一日毛仲嫁女上問何所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

上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名耶對曰此則得之上曰
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誠如聖旨上
笑曰朕明日為汝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婚
事卿等宜與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客未敢舉箸待
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
歸續世說時毛仲恩寵莫比每入侍讌賞與諸王姜皎等
御幄前連榻而坐玄宗或時不見則悄然如有所失見
之則歡洽連宵有至日晏其妻已邑號國夫人賜妻李

氏又為國夫人每入內朝謁二夫人同承賜賚

唐舊

不與交言宋璟為廣府都督玄宗思之使內臣楊思勗
馳驛往追璟就路竟不與思勗交一言思勗以將軍貴

倖殿中訴于玄宗上嗟嘆良久拜刑部尚書

唐語林

公直魏元忠男昇娶滎陽鄭遠女昇與節愍太子謀誅
武三思廢韋庶人不克為亂兵所害元忠坐繫獄遠以
此乃就元忠求離書今日得離書明日改醮殿中侍御
史麻察不平之草狀彈遠曰鄭遠納錢五百萬將女易

官既連婚國相父子崇赫迫元忠下獄遂誘私離今日
得書明日改醮若言齊鄭非偶不合結褵既冰玉交歡
則理資同穴下山之夫未遽御輪之聳已周無聞寄死
託孤見危授命斯所謂滓穢流品點辱衣冠名教所先
理資懲革請裁以憲網禁錮終身遠從此廢棄朝野咸

賞察之公正

唐新
語

駁正安定公主初降王同皎後降韋濯又降崔詵詵先
卒及公主薨同皎子繇為駙馬奏請與其父合葬勅特

許之給事中夏侯銛駁曰公主初昔降姻梧桐半死逮
乎再醮琴瑟兩亡則生存之時已與前夫義絕殂謝之
日合從後夫禮葬今若依繇所請却祔舊婚但恐魂而
有知王同皎不納於幽壤死而可作崔詵必訴於玄天
國有典章事難逾越銛認鷹駁正敢廢司存請傍移禮
官以求指定朝廷咸壯之

上

銛幽壤四句皇甫松續牛羊日厯援之以譏牛僧孺
矣新書乃云主義絕王廟恩咸崔室逝者有知同皎

將拒諸泉銑或訴于帝乃止其文誠省于前矣可云
信史耶且幽壤直可云泉耶

守直李吉甫字弘憲貞元十九年為饒州刺史先是郡
城已連失四牧故府瘵者七稔公莅任後命啓鑰剪荆
棘而居之郡吏以有怪堅請公曰神好正直守直則神
避妖不勝德失德則妖興居之在人

唐語
林

除穢李吉甫之為相也政事堂有會食之牀吏人相傳
移之則宰臣當罷不遷者五十年公曰朝夕會道之所

豈可使朽蠹之物穢而不除俗言拘忌何足聽也以此
獲免余之願焉令徹而焚之其下錐去聚壤十四畝議

者稱正馬

傳載

不信術數裴度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豬魚

蒜逢著則喫生者病死時至則行

因話錄

耳語崔咸字重易獨行守正時望甚重裴度自興元入
覲李逢吉不欲度復入中書京兆尹劉栖楚逢吉黨也
栖楚等十餘人駕言排度而朝士持兩端者日擁度門

一日度留客命酒栖楚矯求度之歡曲躬附裴耳而語
咸疾其矯舉爵罰度曰丞相不當許所由官聒耳而語
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坐客皆壯之

唐 舊

餓死不為長安中爭為碑若市賈大官薨其門如市至
有喧競不由喪家裴均之子乞銘於韋貫之繡帛萬匹
却之曰寧餓死不苟為之

國史補

不犯韓愈與人交榮悴不易而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
馬瞪然不顧穆宗以愈為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

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之

續世說

聞語矍然李師中字承之為童子時論其父緯之功於朝久不報自詣漏舍以狀白韓魏公公曰君果讀書自當取科名不用紛紛論賞也承之云先人功罪未辯深恐先犬馬溝壑無以見於地下故忍痛自言若欲求官消釋字第二人及第固不難魏公王先臣榜第二人登科承之故云公聞其語矍然或云魏公德量服一世獨於承之終身不能平承之既登第官浸顯益有直聲後

王安石相神宗以三不足畏為述承之深詆之至呂獻
可中丞死承之以詩哭之有奸進賢須退忠臣死國憂
吾生竟何益願卜九泉遊之句安石之黨呂惠卿益怨
之終其身不至大用

邵氏聞
見錄

遠佞王安石初叅大政一日因閱晏元獻小詞安石曰
為宰相何詎作詞王安國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為爾顧
其事業亦不止此時呂惠卿為館職亦在坐遽曰為政
必先放鄭聲況自為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

佞人呂大慚

東軒
雜錄

不受謁神宗嘗對章惇稱張安道之美問惇識否惇退
以告呂惠卿惠卿明日與安道同行入朝告以上語且
曰行當大用矣安道縮鼻不對其夕安道適與客坐惇
呵引到門謁入安道使謝曰素不相識不敢受謁惇慙
怍而退

雅量

絕纓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有引美人之

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上視纓絕者王曰
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
羣臣百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盡燿而罷居三年
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却敵卒得勝之
莊王怪問之對曰臣乃夜絕纓者也

說苑

隱過張安世字子孺為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
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如何以小過成
罪郎淫官婢婢兄白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汙衣冠告

金史卷之八十一
卷二十六
曰適奴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

前漢

汙車茵兩吉字少卿宣帝時為丞相於官屬掾吏務掩
過揚善吉馭吏嗜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
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
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遂不去
也

上

優容何武字君公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
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為刺史行部

錄因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迺欲亂人治
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
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羣盜得
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
聖慙服

上

差彊人意吳漢守子顯性彊方每從征伐諸將見戰陳
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唯整厲器械激
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脩戰攻之具

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後漢

認馬卓茂為丞相史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失馬
幾日對曰月餘日矣茂曰然此馬畜已數年遂解馬與
之曰即非所失幸至丞相府還我乃步輓車去後馬主
自得馬慙媿詣茂叩頭謝之

東觀
記

長者劉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
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乃謝曰慙負長者
寬曰物有相類事容悞脫幸勞見歸何為致謝

後漢

擲杯郭林宗常不睡夜間命作粥魏德公為之進馬林宗一歡以杯擲地怒而呵之曰為粥不加味如何可食如此之進一呵德公無變色

別傳

隱几孔融領青州刺史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談笑自

若

後漢

鋤園司馬徽有人偷鑿識時人有以人物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而

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
佳劉表子琮往候徽遣問在不會徽自鋤園琮左右問
司馬君在邪徽曰我是也琮左右見其醜陋罵曰死傭
將軍諸郎欲求見司馬君汝何等田奴而自稱是邪徽
歸家頭著幘出見琮左右見徽故是向老翁恐向琮道
之琮起叩頭辭謝徽乃謂曰卿真不可然吾甚羞之此
自鋤園唯卿知之耳

別傳

可人費禕字文偉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率衆往禦之

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語別求共圍碁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禕至敵遂退

蜀志

豁情豫章太守顧劭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圍碁外啓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搔掌血流沾褥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說苑

眼光出牛背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過於一處

飲燕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裸
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
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

世說

白眼遂作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
卒不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荅己欲以分謗王
不為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上

如意帖文殷荊州有所識作賦是束皙慢戲之流殷甚
以為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巾函中出

之王讀殷笑之不自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
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上

麤食致飽宗慤字元幹少任氣好武不為鄉曲所稱孝
建中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甚
富豪方丈之膳以待賓客而慤至設以菜菹粟飯謂客
曰宗軍人串噉麤食慤致飽而去至是業為慤長史帶

梁郡慤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為嫌

宋書

不競劉訐字彥度家甚貧苦併日而食隆冬之月或無

魏絮訐處之晏然人不覺其飢寒也自少至長無喜愠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加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

南史

象逸不動梁武帝開講於同泰寺會者數萬人南越所獻馴象忽在逸衆皆駭散唯臧盾裴之禮巖然不動帝

甚嘉馬

續世說

殺鵠不罪梁安成王秀性仁恕喜愠不形於色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鵠齋師請治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

在京師日臨公事廚人進食誤而覆之去而登車竟朝

不飯亦不之誚也

梁書

把詔溫子昇字鵬舉莊帝殺爾朱榮也子昇預謀當時

赦詔子昇詞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書問是何文字子

昇顏色不變曰勅榮不視之

北史

擊墜長笑崔康帶母極令時甄琛為長史曾因公事言

競之間以拳擊琛墜牀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論

魏書

讓田元文遙字德遠初自洛遷鄴惟有地十餘頃家貧

所資衣食魏之將季宗姓被悔有人冒相侵奪文遙即以與之及貴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遙大驚追加撫慰還以與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為閒田

北齊書

癡人崔暹字季倫好薦人士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

不為癡也

北史

簡澹韋負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所居之宅枕帶

林泉夔對翫琴書蕭然自逸時人號為居士馬至有慕
其閒素者或載酒從之夔亦為之盡歡接對忘倦子璿
行隨州刺史因疾物故孝寬子總復於并州戰歿一日
之中凶問俱至家人相對悲痛而夔神色自若謂之曰
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撥琴撫之如舊周書
射牛不問牛弘弟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
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無所怪
問直荅云作脯坐定其妻又云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

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隋書

僮誤不言唐臨儉薄寡欲不治第宅服用簡素寬於待
物嘗欲弔喪令家僮自歸家取白衫家僮誤將餘衣懼
未敢進臨察知之使召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注向取
白衫且止之也又嘗令人煮藥失制潛知其故謂曰陰
闇不宜服藥宜即棄之竟不揚言其過其寬恕如此
唐舊

遺犀碎盤裴行儉嘗令醫人會藥請犀角麝香送者誤
遺失已而惶懼潛竄又有勅賜馬及新鞍令史輒馳驟

馬倒鞍破令史亦逃行儉委所親招到謂曰爾曹豈相
輕耶皆錯誤耳待之如故初平都友遮匄大獲環寶蕃
酋將士願觀之行儉因宴設遍出歷示有瑪瑙盤廣二
尺餘文彩殊絕軍吏王休烈捧盤歷階趣進誤攝衣足
跌便倒盤亦隨碎休烈驚惶叩頭流血行儉笑而謂曰
爾非故也何至於是更不形顏色舊唐韓琦吏碎玉蓋事同
寵辱不驚盧承慶總章初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
失米盧考之曰監運失糧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無一

言而退盧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國史異纂

莫窺其際婁師德樸忠沈厚心無適莫狄仁傑入相也師德密薦之及為同列頗輕師德頻擠之外使師德知之而不憾則天覺之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謹守賢則臣不知又問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官未聞其知人則天曰朕之用卿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因命左右取筐篋得十許通薦表以賜仁傑仁傑大慙

退而嘆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容莫窺其際也吾不逮

遠矣

新語語
林新書

王旦薦寇準事同

墨汙婁師德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案閱簿師德曰容我
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墨汙爾

新書

弦斷殺子宋則家奴執弩弦斷誤殺其子則不之罪

獨異

為父禳災李勉字玄卿為江西觀察使部人有父病以
蠱道為木偶人署勉名位瘞于其壠或以告勉勉曰為

父禳災亦可矜也捨之

舊唐

酒沐不動武元衡之西川大宴從事楊嗣復狂酒通元
衡大觥不飲遂以酒沐之元衡拱手不動沐訖徐起更
衣終不令散宴

乾
朕
子

以米易酒陽城嘗絕糧遣奴糴米奴以米易酒醉卧于
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奴痛咎
謝城曰寒而飲何責馬

唐
書

房文烈性溫柔未嘗嗔怒為

吏部郎中時霖雨絕糧遣婢糴米因以逃竄三四日方
還文烈徐謂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榷榷

北
史

僮折馬足歸登寬博容物嘗使僮飼馬蹄跂僮怒擊折
馬足登知而不責晚年頗好服食有饋金石之藥者且
云先嘗之矣登服之不疑藥發毒幾死方訊云未之嘗
他人為之怒登視之無愠常慕陸象先之為人論者亦

以為近之

舊唐

羽化柳公權字誠信志耽書學不能治生為勳戚家碑
板間遺歲時鉅萬多為主藏豎海鷗龍安所竊別貯酒
器杯盃一筍絨滕如故其器皆亡訊海鷗乃曰不測其

亡公權哂曰銀杯羽化耳不復更言所寶唯筆硯圖畫
自扁鐻之上

盜飲具王潛夜宴盜入其家盡取飲具達明方知笑曰

亦好飲耶竟不問

九國志

血紙墮食吳越王錢俶在國日嘗大會賓客食魚羹而
庖人因刃傷手以紙濡血紙墮食器中俶得之藏之袖

間顧左右曰無令掌膳者知

家王故事

屋崩不問王崇文任兼將相而平居被服儒雅風度夷

曠在武昌方閱騎士於鞠場旁古屋數十間忽崩聲震數里聞者莫知所為崇文指麾號令訖事不失常度竟

亦不問

唐書紀傳

排調

嘲戲嘲相調戲相弄也

說文

滑稽滑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楚詞云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崔浩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

章詞不勝窮若滑稽之吐酒故楊雄酒賦云鴟夷滑稽
腹大如壺盡曰盛酒人復藉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
俳諧也滑稽讀如字稽言計也以言諧語滑利其知計疾
出故云滑稽也

靳之宋萬歸宋公靳之曰始吾愛子今子魯囚也吾不
愛子矣萬病之遂弑閔公

左莊
十一

御覽敬作愛注戲而相

愧曰靳白帖御覽作戲而相狎

持狹欲奢齊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

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于髡仰天大笑冠纓
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
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
盃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
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威王乃齎金
璧車馬至趙楚聞之夜引兵去

史記

人中八寸漢武帝對羣臣云相書云鼻下人中長一寸
年百歲東方朔在側因大笑有司奏不敬方朔免冠云

臣誠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長耳帝問之朔曰彭祖正八百歲果如陛下之言則彭祖人中可長八寸以此推之彭祖面長一丈餘矣帝大笑

別傳

滑稽之雄東方朔名過實者以其該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

前漢

夷齊愚夫武帝見畫伯夷叔齊形像問東方朔此何人

曰古之愚夫帝曰天下廉士何為愚夫耶對曰賢者居世與時推移不凝滯於物何不汎汎然如水中之鳧與波俱逝何自苦於首陽乎

朔傳

邪揄光武令王霸至薊市中募人將以擊王郎市中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慙懷而還

東觀漢記

厥厥手相笑也

說文

三牲備身漢有牛通為隴西主簿馬文淵為太守羊喜

為功曹涼部云三牲備身

風俗通

妲己賜周公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孺多見侵畧而
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孔融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
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
當然耳後操討烏桓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
昔肅慎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羊可并案也

後漢

淫具簡雍字憲和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
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一
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

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

原欲釀者

蜀志

談啁流速張喬領留府長史比詣諸葛亮諮事送者數
百車乘盈路喬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
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
其談啁流速皆此類也

上

蜀吳蜀張奉使吳於權前列尚書闕澤姓名以嘲澤澤
不能荅薛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

犬為蜀橫目勾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耶綜
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
舉坐大笑

吳志

費禕聘吳諸葛恪云有水者濁無水者蜀

云吳下臨滄海天子帝都

江表傳

向天穿針諸葛恪對南陽韓文見誤呼其父字見詰之
曰向人子前呼其父字為是禮也恪笑而荅曰向天穿
針而不見者非離于天意有所在耳孫權使太子嘲恪
曰諸葛元遜食馬矢一石恪荅曰臣得戲君子得戲父

荅明太子未敢上曰可恪曰乞太子食雞卵三百枚上問恪曰人令君食馬矢卿令人食雞卵何也恪荅曰所

出同耳吳主大笑

啓願錄

父名鍾毓為黃門郎有機警在司馬師坐燕飲時陳羣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共嘲毓師曰臯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顧謂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

不黨

世說

五伯市魁賈充嘗宴朝士而庾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

居人前今何以在後庾曰且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有五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

此相譏焉

晉書

俗物敗人意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耶

世說

勿作常怪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生張令其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荅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

不張爾弓布爾矢荀荅曰本謂雲龍騃騃定是山鹿野
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

風至塵飛陸機詣王武子武子有百解羊酪指以示之
曰卿東吳何以敵此陸曰有千里萹羹未下鹽豉耳機
在坐潘安仁至陸使起去安仁曰清風至塵飛揚陸應

聲荅曰衆鳥集鳳凰翔

語林

無勲頌賚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
育普天同慶臣無勲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

可使卿有勲邪

聚溷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
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荅曰枝條拂
青天不以為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為濁聚溷之穢卿之
所保何足自稱

圖作佛何次道往瓦棺寺禮拜甚勤阮思曠語之曰卿
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
圖數千郡尚不能得卿迺圖作佛不亦大乎

忘食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
右進食冷而復煥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悉脫落滿餐
飯中賓主遂至暮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
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缺鼻牛人當穿卿頰

遇物斯乘顧愷之見謝萬因論神仙顧問云仙者之乘
或羊或鹿使君當乘何物耶對曰居家者遇物斯乘卿

輩即轅中容也

顧氏
家傳

鬼椰揄晉羅友家貧乞祿桓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

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為坐序
別友亦被命至尤遲晚溫問之荅曰臣昨奉教旨出門
於中路見鬼柳榆云我只見汝送人上郡何不見人送
汝上郡友始怖終慙不覺成淹緩之罪溫笑其滑稽而

顧愧焉後以為襄陽太守

晉宮故事
續晉陽秋

牽船劉道貞遭亂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採柘劉調
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杼因甚傍河採柘嫗荅曰丈夫
何不跨馬揮鞭因甚傍河牽船又嘗與一人共飲牽拌

草舍中食見一媪將兩小兒過並著青衣劉調之曰青
羊將兩羔媪荅曰兩猪共一槽道真無以對

語林

錐槌祖士言與鍾雅相嘲鍾云我汝穎之士利如錐卿
燕代之士鈍如槌祖曰以我鈍槌打爾利錐鍾曰自有

神錐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槌鍾遂屈

啓顏錄

王母辛恭靜見司馬太傅問卿何處人荅曰西人太傅
應聲戲之曰在西頗見西王母不恭靜荅曰在西不見

西王母過東已見東王公太傅大愧

語林

一物二稱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荅時郝隆在坐應聲荅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叅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更相推前王文度范滂期俱為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行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

後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泚之汰之沙礫
在後

著絮挂闕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
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著敝絮在
荆棘中觸地挂闕

禁嚮考武屬王珣求女壻曰王敦桓溫磊砢之流既不
可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正如真長
子敬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袁山松欲擬謝婚王曰卿莫

近禁嚮

刻畫無鹽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毅邪庾曰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

彈碁發八勢王裕之字敬弘桓玄姊夫也形狀短而起坐端方桓玄謂之彈碁發八勢所居舍亭山林澗環周

備登臨之美故時人謂之王東山

南史

妳母何承天徐廣之甥也除著作佐郎年已邁諸佐郎

並名家年少潁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為嬭母何曰御當
云鳳凰將九子何言嬭母耶

談數

晉穆帝昇平四年鳳凰

將九雛見于豐城

須古物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求之侍中何
勗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意不平常出行于道中
見狗如敗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戲云承

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

謝綽宋拾遺錄

父諱殷淳字粹遠子孚有父風嘗與侍中何勗嘗共食

乎羹盡勗云益殷尊羹勗司空無忌子也乎徐輟筋曰

何無忌諱

南史

流酒謝淪字又潔莊子也嘗與劉俊飲推讓久之俊曰
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淪曰苟得其人自可流酒千日
俊甚慙無言俊劉勗子也

上

連璧王儉與王敬則同拜開府儀同三司時徐孝嗣於
崇禮門候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

與韓非同傳

上敬
別傳

許而不與張融嘗乞假還武帝問所居荅曰臣陸居無
屋舟居無水上未解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
居止權牽小船上岸住在其間上大笑太祖嘗面許融
為司徒長史敕竟不出融乘一馬甚瘦太祖曰卿馬何
瘦給粟多少融曰日給一石帝曰何瘦如此融曰臣許
而不與明日即除司徒長史融與帝寶積俱謁太祖融
與御前放氣寶積起謝曰臣兄觸忤宸扆上笑而不問
須臾食至融排寶積不與同食上曰何不與賢弟同食

融曰臣不能與洩氣之口同盤上大笑

談數

執鍤釋寶海嘗因講經執鍤石香爐梁武帝曰法師雖斷慳貪香爐非鍤不執海應聲曰陛下位居宸極帽簪

非纛不戴帝大悅衆咸驚嘆

高僧傳

戴纛梁周捨學通內外兼有口才謂沙門法云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法師何以捉鍤石香爐荅曰檀越既能戴纛貧道何為不執鍤

談數

不遊高座齊僕射東海徐孝嗣脩葺高座寺多在彼宴

息法雲師亦治蕭寺日夕各遊此二寺隣接而不相往來孝嗣常謂法雲曰法師嘗在高座而不遊高座寺答

曰檀越既事蕭門何不至蕭寺

談數

學作貴人到溉掌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今參選事有不允溉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初溉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為譏云

南史到洽

一日問劉孝綽吾甚欲買東隣地以益宅而其主難之奈何綽曰但多輦糞於其旁以苦之洽怒竟因事害之

効勉之

一目角鴟濟州長史李翥常為主人朝士咸集幽州長史陸仁惠不來翥甚銜之周彥淵曰一目之羅豈能獲鳥翥眇一目陸號角鴟又崔儵謂彥淵曰我拙于書不能儵字使好彥淵曰正可長牽人脚斜飄鹿尾

談數

使知寒暑徐陵字孝穆撫子也太清二年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朝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即荅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

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

南史

殷餘梁陸晏子聘魏魏遣李諧郊勞過朝歌城晏子曰
殷之餘人正應在此諧曰永嘉南渡盡在江外

談藪

不林下立盧思道嘗在賓客日中立內史李德林謂之
曰何不就樹蔭思道曰熱則熱矣不能林下立

酉陽

共甌分炊北齊盧思道聘陳設宴聯句作詩先留者譏
北人云榆生欲飽漢草長正肥驢謂北人食榆吳地無
驢故有此句思道即續之曰共甌分炊飯同鑊各煮魚

謂南人無義同炊吳饌也吳人愧之

談數

羅刹鬼國隋令盧思道聘陳陳王用觀世音語弄思道

曰是何商人齋持重寶思道即以觀世音語報曰忽遇

惡風漂墮羅刹鬼國陳王大慙

啓顏錄

毗舍闍鬼隋薛道衡為聘南使時南朝一僧甚辯捷道

衡向寺禮拜至佛堂門僧大引聲讀法華經云鳩盤荼

鬼今在門外道衡即應聲還以法華經答云毗舍闍鬼

乃在其中僧徒愧服

上

柳中生隋河間郡劉焯與從弟炫並有儒學嘗俱犯法
被禁縣吏不知其大儒也咸與之柳焯曰終日柳中生
而不見家炫曰終日負柳坐而不見婦上

陽貨杜伯隋京兆杜公瞻衛尉臺御猶子也嘗邀楊玠
過宅酒酣因而嘲謔公瞻謂兄既姓陽陽貨實辱孔子
玠曰弟既姓杜杜伯嘗射宣王殿內將軍隴西牛子充
寮友推其機辨嘗謂玠曰君羊有玠恐不任廚玠曰君
牛既克正可烹宰又見玠食芥菹曰君身名玠何得復

噉芥殖玠曰君既姓牛何得不斷牛肉有太倉令張策
者在雲龍門與玠議理屈謂玠曰卿本無德量忽共叔
寶同名玠抗聲曰爾既非英雄敢與伯符連諱太子洗
馬蘭陵蕭詡爽俊有才辨嘗謂玠曰流共工於幽州易
北恐非樂土玠曰放驩兜於崇山江南豈是勝地

談數

櫟刁霸長侯白捷辨楊素與相善素關中人白山東人
素嘗卒難之欲其無對而關中下俚人言音謂水為霸
山東亦言擘將去為櫟刁素嘗戲白曰山東固多仁義

借一而得兩曰何為得兩曰有人從某借弓者乃曰櫟
刀去豈非借一而得兩白應聲曰關中人亦甚聰明問
一知二素曰何以得知曰日有人問比來多雨渭水漲
否荅曰霸長豈非問一知二素服其辨捷

啓願
錄

刺蝟椽斗侯白在散官隸屬楊素愛其能劇談每上番
日即令談戲弄或從旦至晚始得歸纔出省門即逢素
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以玄感說一箇好話白被留連
不獲已乃云有一大蟲欲向野中尋肉見一刺蝟仰卧

謂是肉鬻便欲銜之忽被蝟卷著鼻驚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困乏不覺昏睡刺蝟乃放鼻而去大蟲忽起歡喜走至橡樹下低頭見橡斗乃側身語云旦來遭見賢尊願郎君且避道上

問病裴玄本好諧談為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玄齡疾甚省郎將問疾玄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既甚矣何須問也有洩其言者既而隨到看玄齡笑曰裴郎中來

玄齡不死也

唐新語

卷耳韋慶本女選為妃詣明堂謝而慶本兩耳先卷朝
士多呼為卷耳時長安令杜松壽見而賀之曰僕固知
足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自摸其耳而卷
之曰卷耳后妃之德也

羣居
解頤

賢室相諳吏部侍郎李安期隋內史德林之孫安平公
百藥之子性機警嘗有選人被放詐云羞見來路安期
問從何闕來曰從蒲津闕來安期曰取潼關路去選者
曰恥見妻子安期曰賢室本自相諳亦應不笑又一選

人引銓安期看判曰第書稍弱對曰昨墜馬損足安期
曰損足何廢好書為讀判曰向看書判非但傷足兼以

內損其人慙而去

兪載

會昌解頤李迴秀事同

佩人崔行功與敬播相逐播帶櫛木櫛刀子行功問播
云此是何木播對曰是枿櫛木行功曰惟問刀子不問

佩人

啓顏錄

克典舜李尚書巽性嚴毅不好戲笑時周愿知江西鹽
鐵留後事將至李公戒從事曰周生好諧詭幸諸賢稍

莊以待之及愿至數燕李公寒溫外不與之言周亦無
由得發一日饌親賓愿亦預焉李公有故人子弟來投
落拓不事李公遍問舊別墅及家僮有技者圖書有名
者悉云賣却李責曰郎君未官家貧產業從賣何至書
籍古畫破除惆悵久之復問曰有一本虞永興手寫尚
書此又在否其子慚懼不敢言賣云暫將典錢愿忽言
曰此尚書大屯李公忘却先拒其詆諧之事遂問曰尚
書何屯愿曰已遭克典舜又被此兒郎典之李公忿怒

之顏大開

因話錄

十二相屬陸長源以舊德為宣武軍行司馬韓愈為巡官同在使幕或譏年輩相懸周愿曰大蟲老鼠俱為十

二相屬何怪之有旬日傳於長安中

國史補

掌印李程在夏口日有過客辭馬李相留更住三兩日客曰業已行矣舟船已在漢口程曰但相信住那漢口不足信其客盧胡掩口而退程又因與從祖弟丞相留守石飲石誤收骰子糾者罰以大白石曰何罰之有程

曰汝向忙鬧時把他堂印將去又何辭焉酒家謂重四為堂印蓋譏石太和九年冬因李訓之亂倉卒登庸也

嘉話又嘗問石汝曾服鍾乳否曰近服之甚覺得力程曰

吾全不得汝力蓋譏石在相府無急難之效也

語林善譏集

枉死人面劉玄佐鎮汴嘗以讒怒欲殺軍將翟行恭內外哀之然無敢辨者處士鄭涉能諧隱往見玄佐都無言既將辭曰聞翟行恭抵刑乞令所由付屍一觀玄佐怪問之對曰嘗聞枉死人面一生未識故借看耳玄佐

稍悟乃免

善謔集

窮兵獨舞于頓聞韋臯進奉聖樂亦拱順聖樂以進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將半行綴皆伏而一人舞于中央幕客韋綬笑曰何用窮兵獨舞以調頓為襄帥暴虐人呼為襄樣節度

國史補

白澤釘門羅隱與顧雲同謁淮南高駢雲為人素雅重而隱性傲睨高公留雲而遠隱欲歸武陵與賓幕酌餞于雲亭時盛夏青蠅入座高命扇驅之因謔隱云青

蠅被扇扇離席隱見白澤圖釘在門上即應聲曰白澤

遭釘釘在門蓋譏雲也

鑑戒錄

郡閣閒談謂是寇豹謝觀

得好膏藥王建在許下嘗坐事遭徒但無杖痕爾及據
蜀得馬涓為從事涓好詆訐建恐為所譏因問曰竊聞
外議以吾曾遭徒刑有之乎涓對曰有之建恃無杖痕
且對衆因袒以示涓曰請足下試看有遭杖責而肌肉
如是耶涓知其詐乃撫背而嘆曰大奇當時何處得此

好膏藥來賓佐皆失色而涓晏然

五代史補

大還丹僧貫休有機辨杜光庭欲挫其鋒每相見必伺其舉措以戲調一旦因舞轡於通衢而貫休馬忽墜奠光庭連呼大師大師數珠落地貫休曰非數珠蓋大還

丹耳

上

頭陀左街僧錄惠江威儀程紫霄俱辨捷每相嘲誚江素充肥會暑袒露霄忽見之曰僧錄琵琶腿江曰先生感栗頭又見駱駝數頭霄指一大者曰此必頭陀也江曰此輩滋息亦有先後此則先生者非頭陀也

紀異錄

厚朴從容盧質字子徵性好詭譎為莊宗管記會醫官
陳玄補太原府醫學博士所司請稿質立草之末句云
既得厚朴之才宜典從容之職莊宗覽之久為啓齒

紀異

何代無賢湖南馬希聲聞梁朱溫嗜食雞牧之殺五十
雞為膳居其父武穆王喪發引之夕頓食雞臠數盤吏
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

水草大王李茂真子從曦為鳳翔節度使因生辰秦鳳
持禮使陋而多髯魏博使少年如美婦人魏博戲云今

日不幸與水草大王接坐秦鳳曰夫人無多言四座皆

笑

五代
史補

彌天太保天策學士徐仲雅有清才性好滑稽周行逢
素聞名召為節度判官初王逵之起兵也知設官有輕
重權欲得其衆苟能應募皆置司空太保以誘之自是
武陵村落廬市豪橫之輩稱司空太保者無算

三楚
新錄
行

逢生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仲雅曰四鄰
亦畏我乎仲雅曰侍中境內彌天太和徧地司空四鄰

那得不畏

續世說

陝西竊盜秦定中西戎寇邊王師失律當國一相以老
得謝同列就第為賀飲酣自矜曰某一山民耳遭時得
君告老於家當天下一事之辰可謂太平幸民也石
中立曰只有陝西一夥竊盜未獲滿座大笑

湘山野錄

別開太湖王荆公為相大講天下水利時至有願乾太
湖云可得良田數萬頃人皆笑之荆公因與客話及之
時劉貢父在坐遽對曰此易為也荆公曰何也貢父曰

但旁別開一太湖納水則成矣公大笑

明道雜志

東臆雜錄

太湖作梁山泊

拆名劉貢父與王介甫最為故舊介甫嘗戲拆貢父名曰劉攽不直分文謂其名也貢父遂拆介甫名曰失女便成宥無凶真是妬下交亂真如上頭誤當字介甫大

慙而心銜之

王氏
默記

漢無子雲王介甫論揚子投閣為史臣之誤劇秦美新之作亦後人誣子雲它日與東坡論及此東坡曰賦亦

疑一事荆公曰疑何事東坡云不知西漢果有子雲否

聞者皆大笑

北總
史錄

六眼龜東坡謁呂微仲值晝寢久之方出見便坐有昌蒲盆蔡綠毛龜坡指曰此易得耳若六眼則難得微仲

問六眼龜出何處坡曰昔唐莊宗同光中林邑國嘗進

六眼龜時敬新磨在殿下獻口號云不要鬧聽取這龜

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覺抵別人三覺

游宦紀聞
東臯雜錄

千里更生嘉禾方千里一日會相識張更生千里乃作

一令戲曰古人是劉更生今人是張更生手內執一卷
金剛經問你是胎生卵生濕生化生更生謂方曰古人
是馬千里今人是方千里手執一卷刑法志問汝是五

千里一千里三千里

筆航
紀談

名字詩張又延平人入太學為齋長其人眇小而動以
苛禮律諸生莆田林叔弓亦輕薄士也乃以其名字作
詩賦嘲之其賦云身材短小欠曹交六尺之長腹內空
虛乏劉義一點之墨其詩云中分爻兩段風使十橫斜

文上全無分人前強出些聞者絕倒

齊東野語

死後佳葉衡罷相歸金華里居常名布衣交日飲一日
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後佳
否耳一姓金士人曰甚佳葉驚顧問曰何以知之曰使
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死不反是以知其佳也滿

坐皆笑明年丞相竟不起

柱史王觀之云

駿馬價錢故事邊郡納粟三千斛授本州助教岐山王
生納粟授官以厚價市駿馬猶不愜意每以為恨嘗騎

過市醫工李生盛稱壯健以為價錢王怪問之李曰馱

得三千石穀豈非壯健耶

葦航紀談

夾註轎子施道民為孫威敏所黥既而復得為民借小

字軍人肩輿而出曾子固見之曰好一隻夾註轎子

林志

竿頭吉州士子赴省書先牌廬陵魁選歐陽伯樂或謂
之曰有客邇來自吉州姓名挑在擔竿頭雖知汝是歐

陽後畢竟從來不識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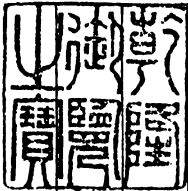
夷堅志

風之始吳給事女敏慧工詩詞後歸華陽陳子朝名儒

也晚年惑一妾緣此遂染風疾一日親戚來問吳同妾
在側因指妾曰此風之始也後西南士夫凡有所惑者

皆以風之始為口實

蕙畝拾英
集雋永錄



天中記卷二十六